

第一場對談後觀眾答問環節

觀眾一：在文中的 Performance 開始的時候，你們有個 introduction 是從日本的一些 Radio Exercise 開始。對我來說，現代舞跟傳統舞蹈是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collective 跟 individual 的關係，我就想問你從這個角度去看這些東西是甚麼？另外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我們在亞洲也好，別的地方也好，我們去學現代舞的時候，我們就去學 Martha Graham，我們就去學 Release Technique。其實這些東西會唔會已經成為了另一個芭蕾舞，另外一個 Ballet？就是他們已經是一個，因為我們講的一定不是每一個人個人身體的方法，我們去學著同一套方法跳我們的現代舞的時候，比方這個東西放在文中身體上面，你們是怎樣看這樣的東西的？

人中：你的問題是關於 individual 跟 collective 的差別嗎？

觀眾一：第一個問題是這樣。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學現代舞的時候是學甚麼東西呢？我們是學 Martha Graham 的 contraction 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變 Martha Graham 的時候，那一個是不是現代舞？還是另外一個 Ballet？

洛楓：他的意思可能是 Martha Graham 變成一個權威的系統，對不對？好像要學現代舞就要一定要學 Martha Graham 的這一套，是不是這個意思呀？

觀眾一：其實你學任何一套的現代舞的概念，你也是學別人的東西。也是有另外一個 standard 加諸在你的身上。

洛楓：好像 Ballet 的那一套很固定的系統，你是說對不對？你明白他的問題嗎？（人中：哈哈）你先回答第一個問題，然後我幫你回答第二個問題，我應該明白你的問題。

人中：Collective Body 跟 Individual Body。我覺得 embodiment 這件事情是很 collective 的。因為他 collective 的地方在於他在規範一個 Norm、規範一個 Form。然後它比較關護的是怎麼樣把一群肉體訓練成可以執行，或者是能夠展演某一套系統，所以我覺得附體 Embodiment 這個事情是很 Collective 的。關於學習系統這件事情，不管今天那個系統是甚麼，當它成為一種系統的時候，我覺得它在處理就是一種很 collective 的東西。然後這種 collective 的東西就會有 collective culture、collective memory 跟 collective history，所以這個還是很 collective 的。所以在 collective 裡面的 individual，就很，就譬如說：哎呀，我們都是 Gay，可是我們都有好幾種的 Gay。（哈哈）對呀，你懂我意思嗎？就是所以我覺得那個 collective 跟 individual 是同時存在的。

洛楓：我應該明白你的意思。譬如，例如一個高的跟一個矮的一起學 Release and Contraction 應該很不同，他的高度跟他的矮度就是他的 individual。

人中：因為我本身沒有像文中，或者在場的一些舞者所謂學院，或者是從小的訓練。可是因為我之前為了跟文中工作，其實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我每天早上都去上芭蕾舞課跟現代舞課。我目的是為了去 experience 那個系統到底是甚麼。然後我才有辦法 Get a point，啊，原來跳舞的人是這樣想事情的，原來這是甚麼。啊，原來一位是這樣（哈哈），這樣。（洛楓：上完之後呢？）也沒有呀，學完之後變得很漂亮呀，變得很 Sexy 呀。所以沒有，那是後來，所以那一兩年很密集跟文中和另外一個台灣編舞家，大概有兩年時間我都跟編舞家工作。然後後來，但現在你知道就是喝酒，在這邊這樣子呀。（哈哈）後來就沒有了。

洛楓：或者文中你有沒有補充，或者說說你的感受？（文中：那一方面？）比如說他的問題呀，或者你在幫他跳這個作品的時候，你的感受。

文中：他一開始的時候是跟我說 18 分鐘呀。（人中：是嗎？）不知道為甚麼就叫我再跳一遍。然後後來再說，那你再加點甚麼，然後就變 38 分鐘。對呀。所以本來是一個小品啦。

洛楓：最後一段當你躺在地下，躺完再站起來那一段，是在你穿衣服的時候沒有跳的。那一段是你自己的嗎？

文中：對對對，那是結構式即興呀。那是我自己的系統。然後我在跳這個作品呢，之前我已經沒有跳舞很久了。我從[20]13 年開始就沒有上台過了。然後，他那個時候找我跳，我就覺得反正只有 18 分鐘呀，就說好。後來就發現被騙了。然後，他比較靠近現代的 Technique 他都不用，比較 Release 的他不用，甚麼 Trisha 呀，甚麼那些東西，他都是用那 Hard Core 的 Technique。

觀眾二：就想追問一下那個 Collective 跟 Individual。因為你剛才說，其實你就觀察到觀眾的反應是不一樣，第一遍跟第二遍。然後你跟我走得很靠近的時候，其實你會唔會 Expect 一些甚麼的 Interaction，或者第一遍跟第二遍你會唔會有甚麼 expectations from the audience you wish to have。因為我就想那個 Individual 跟 Collective 是不是觀眾已經變成一部分，就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跳舞。因為我們的期待、我們的反應都是你想要融在裡面的一部分嗎？就是 Expectation from the audience, do you expect some?

人中：No, I didn't expect. 這次在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版本。因為我們在一個類似 Black Box 的空間。然後因為阿 Dick 及阿 Lock 當初，就是我們討論怎麼，at the beginning when we discuss how to present this work, we sort of like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just like just something more than presenting the piece itself. And we kind of end up at ok let's do a talk, a lecture, or maybe to integrate lecture and performance becoming lecture performance. And then like I sort of take up this opportunity to think what kind of lecture, what kind of sharing. So and because at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this work was created for Taipei Biennale 2016. It was really performing in the gallery setting. So it becomes the way of spectating. The way is like we like negotiate the space with the dancer, or give the space, or take the space. You have many different ways. Oh, one thing I do expect that I don't want people to sit there in the audience seats and to see this performance. But just more like, like feel free.

文中：我們之前的兩場是在 CND 是法國國家舞蹈中心的 Lobby 演。Lobby 還有人吃飯，然後我就在那邊做 Grand 大跳裸體跳過他們，他們就.....，然後就繼續吃呀。他那個每一場都不一樣。有的時候就是在柏油路上，有時候是大理石，然後在劇場。

洛楓：然後在不同的 location 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

文中：跳舞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洛楓：跳的過程呢？）跳的過程也有。然後我比較喜歡在 Museum，因為那比較開闊。然後因為地板是大理石嘛。（洛楓：很硬啲。）很硬，但是它很漂亮呀。然後你說在去繞觀眾那些期待甚麼，那是他的指令啦，但是我有在裡面穿梭的時候，我只是希望，我會有種感覺就是大家 Relax，不要這麼嚴肅啦。對，你知道嗎？

人中：所在在這一情景之下，要大家一齊做 Radio Exercise 只是這一個特別版本才有的。因為我要透過這個方法讓你們都不在上面。所以一開始我也要透過這個方法讓你們全部都坐在下面。這樣子你們才不人一日田變成這樣子去看這個表演。就是一些很技術上面的選擇，

但是他在概念上也 make sense。我們一起來 experience 這件事情。然後你默默地發現表演已經開始了。然後他就開始了。

觀眾三：我有一個感受也不算是個問題。就是總是聽到博物館這個詞。聽到博物館這個詞的時候我就會聯想到歷史。但是我很好奇今天晚上這個形式就是這個 Live art 形式。因為表演嘛，每一個當下都不可能完全被複製。然後我就想問，像您剛才那個情況，比如說某個博物館跟收藏某一個藝術家的片段，到每次它要展覽的時候，它怎麼保證它的歷史性？因為每一次總會有一些不同。（劉祺豐：那你要去問那一個博物館呀。）（人中：我沒有買 Tino Sehgal 的作品。）因為我會好奇如果是收集這些編舞家的片段，他會不會比如說用 Notation，就是舞譜或者影像。（人中：也有呀。）如果是 Live Art 這個形式，它每個當下都不可以被複製，他怎麼保證說來看的人看到的就是那個最本真的那個版本呢？

人中：Nothing is original. 這是吉姆·賈木許說的。

洛楓：沒有 Original 的。每一個都是 Original，每一個都不是。而且它的獨特性的 Live Art 就是在這個上面。只有這一次，然後下一次又不一樣，可是還是這個作品。（觀眾三：對，這個就是我剛才想的東西。）而且 Live performance 跟其他的 notation 呀、文物的 collection 沒有矛盾可以同時存在

劉祺豐：其實另外一個是說，表演藝術跟收藏，其實那個時間的觀點不一樣。因為你收藏 Live Art 的時候，其實它的時間也有一個限制。如果 Tino Sehgal 有天不在的話，就不用做了，對不對？就那個時間的觀點其實不一樣。其實現在就是說博物館在摸索的問題。他們對時間跟我們做表演藝術的時間的觀點差別很大。所以在那個方面，其實那個問題最大，那個落差。

觀眾四：我想文中今天你跳第一段的時候跟第二段的時候，狀態、心態有沒有不一樣？就是第一第二段，不算第三段，第三段不算。

文中：跳第二段的時候會比較快樂，因為快跳完了。（眾人：哈哈哈哈哈）然後，第一段通常是不好跳的，因為你那些 Technique 穿那個球鞋是在這個地板是很不好轉的，很傷膝蓋的。所以反而是你們覺得裸體，你們看起來比較尷尬，但是因為裸體沒有鞋子我就覺得舒服很多。因為我們的 Training 就是這樣子，跳了二十幾年就是光腳啦。（觀眾四：那心態上面呢？）心態上面啊.....

人中：是不是害羞之類

觀眾四：不是不是。就是因為你第二段你剛才說是重覆第一段，就是我想知道作為表演者，你這兩段裡面狀態是甚麼？是不是其實一樣呀？還是我不是問空間，不是問穿不穿衣服，就是你跳的時候心態是怎麼樣？是不是一模一樣？

文中：其實我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我唯一的考量是說，我在做第一趟的時候，我面對哪些觀眾朋友，哪些人會比較拘謹？或者是哪些人會好的反應？然後我下一遍要不要走同樣的路線。我會考量這個進去。因為如果這邊已經很尷尬了，總不可能跑得這邊來，對呀，所以我比較多的想法是一些技巧的。不管一些路線呀，或者是腳步呀，對。然後大部分是這個。落差，他的舞接的順序呀其實需要動一些腦筋才會記得啦。所以我大部分也都必須專注在這個上面。因為不是很順。（眾人：哈哈哈哈哈）

觀眾四：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今天那個環境比較小嘛。你之前是在博物館跳，這個空間很大。那你今天的感覺跟觀眾靜的時候，這個感覺是怎樣？還是你是比較，當然不能夠跟博物館比，但是我想知道你在這個緊近的距離跳的感覺是一不一樣呢？

文人：相對在博物館，他們比較不會緊張或尷尬。因為空間很大他可以躲，還有些人很不舒服的就躲到很後面去。對，這個小空間反而是迫你會站在那裡。然後，對我來講我還好耶。如果都跳過了，我大概就習慣了。沒有說特別的困難或怎麼樣。對呀，因為這個舞已經在，就是人家吃飯的時候也這樣跳過了，所以我都覺得還好啦。

祿：那我想時間差不多，我們最後一個問題了。

觀眾五：其實我沒有甚麼問題，只是一些個人感想和反思吧。剛剛聽到主持人一開始講就是性別的問題，其實我是有點驚訝的個人。但是一直你們的對話裡面，我就發覺這個性別、權力、亞洲，其實都是很東方的。其實這些是我們自己問自己的問題。其實我覺得跟這個舞者是沒有太大關係的。其實舞者他跳第一段的時候我覺得：呀！這個好像就是一個舞蹈的歷史，他個人的歷史，或者是一個 collection。但是我當時也問了一個問題，那個 museum 在哪裡？後來他沒有穿衣服的時候我已經找到答案了。其實他那個身體就是那個載體。那個載體就是那個 Museum。所以其實我沒有那麼複雜想到那些好複雜的東西，其實我覺得就是這個他跳完反而就是最後他停下來，反而最後那一段他停下來時候，他帶給我就是說，其實那個他作為一個 museum 他除了是一個 collection 之外，其實他應該也帶給我們一些空間應該也可以我們從中看到一些願景。其實舞者最後的那一段我就可以看到一個舞蹈，它有一所願景就是那個發展往後走的路是怎麼樣。剛剛也提到就是說，那些是我們自己的東西，或者是我們學了人家的東西，人家也學了我們的東西，我沒有看到那個權利的關係，反而我看到是一種傳承。就是好的東西人家學你，它變成更好的東西。其實就是一個發展，所有東西發展的一個過程，就是我剛剛看到的東西。

觀眾六：我還是想 follow 這個 collective 的問題，想問人中的。因為我發現這個剛才他說的甚麼傳承，這個是在舞蹈，你聽得懂嗎？（眾人：哈哈哈哈哈）佢講嗰個集體嘅嘢呢喺嗰個舞蹈嘅上面，成日講點樣去傳承呀，點樣去做嘅。但當做行為藝術嘅時候或者叫 Live Art 嘅時候呢，我發覺嗰個 Individual 係無牽涉舞蹈嘅時候咁大問題。因為我都同時做呢兩樣嘢嘅時候，做 dance 就算我係做即興都好啦，你駛唔駛翻譯先？係啦，我就算做即興嘅舞蹈都好啦，我發覺嗰個系統喺到嘅。但係行為藝術掉返轉頭呢，我甚至乎無咩傳承嘅。我嘅 work 就係我嘅 work。我傳承落去嗰個 works 已經唔係我原本想做咁嘅樣。我死左都喺嗰個墓到架啦個 work。（眾人：哈哈哈哈哈）

人中：我好像聽到道行為藝術跟舞蹈怎麼樣，對不對？

觀眾六：So as a dance, we will talk about collective, we will talk about how to develop or something. But when we just do the live art, it seems that individual is more really individual. We are not thinking about how to become collective, how to let other people to learn what's my artwork. Because if I teach someone to do my artwork, oh that may be my artwork. But that will be totally different. But for dance, even I do [modernisation] that is many method or many think that oh this is [modernisation] So my method to me, I think when we talk about dance, dance becomes a system or someone thinks that to develop or something that becomes collective, but when we just no dance, but just with performance art or live art. I think no this problem. I don't other people to learn from me. You know? So I want to see how you think about this because you now is going to work with the dance, so do you have same feeling? 就你不是做跳舞的時候跟做跳舞的時候有甚麼分別基本上？

人中：我覺得你剛剛講到那個 Collective 跟 Collective 或 individual body，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講那個 enactment 或是 re-enactment 的那個問題。我不太確定，因為……噢！但是如果我這樣講，如果用你剛剛的 Term，我是用行為藝術的方式在編舞。這個作品會這樣出來。

祿：我們其實就是還是很希望能夠有興趣繼續談論的人，可以留下來繼續找人中，（人中：我要喝酒啦。）對，他要喝酒就會繼續談得更遠。好，那我再次感謝大家來看我們這個演出。謝謝人中，謝謝洛楓，謝謝文中，謝謝你們。好那明天我們還有一場，如果你舉得這個演出很值得推介給你的朋友的話，歡迎你們幫我們推介出去，散播出去。謝謝。